皇明疏鈔

邊防二

禦虜方略疏　馬文升

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

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貨番以資彼之厚利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　京城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　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凉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乩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内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凉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然時或遣人稱貢未敢大肆猖獗其後虜酋脫羅干之子大節春首以計誘殺我官軍於神木二月以詐大敗我

師衰於大同輕我之心由此益肆南侵之謀豈肯叔已即目欲寇榆林其勢欲併于一彼之奸謀詭計日深而我之修攘戰守或繫國之安危實係於此臣等叨掌兵柄日夜憂惶每思至此實切寒心竊以禦虜之道惟在內修外攘二者而已內修莫先於足邊儲固邦本外攘莫先於選良將修武備武備既修邊儲既足將復謀勇而兵皆有制則虜可破而邊可安矣但今主將未甚得人偏裨罔肯用命遇賊入寇往往敗北生靈遭其殺虜地方被其蹂躪賊勢愈加猖獗軍威未見振奮所在守臣憂惶莫措若不委托大臣以節制諸路則此虜何時可破邊方何時得寧蠢自

古凡邊方侵擾之臣寇或腹裏嘯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為患亦深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不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 朝遼東三衛達賊為寇 欽命都御史王翺往彼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猺獞久叛 欽命都御史馬昂為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陝西 欽命都御史王越為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我 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掠

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痛勦殺以絶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此勢愈猖獗宜照先朝事例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賊若入套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其所在調度勦殺務使總制為主提督為客則威權頗重虜寇可滅矣國家安危之所繫得其人則四夷畏服然虜賊之來疾如鷹鷂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里近以各邊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葢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被虜

圍可以為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况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籍此具踵而制之可也夫兵欲勝敵謀貴素定故孫子曰多筭勝少筭不勝矧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主將用兵節如鷙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有不勝乎今各邊將臣平時不講韜畧不習兵事遇有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illegible]

約虛張賊勢所在上司不察虛實輙為代奏濫
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
路如姚信等是也然則　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
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
平漫斥堠稀踈加以軍旅未精壯虜仍復侵犯安危
未可必也若數路精兵俱集日每練習遇賊入境每
以奇兵三千分為一陣可分六陣老家兵可分三陣
為犄角之勢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
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賊遭挫必併勢攻我我
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矣又恐
虜賊譎詐聲東寇西若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

可不深為之慮也然克敵制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奇之選終以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賊不敢與戰亦為可驗況邇來官軍遇賊殺死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逃遁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一大弊也必每五十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內選一人為伍長再選十頭目為管隊計籍在官其凡遇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違者以軍法處治若非原選前鋒官軍報功者照例論

罪則庶乎敵可克矣又以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既有
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分守守備內
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
守守備六員三處城堡關塞相拒多則一二百里少
則百里而內臣如此之多何也且每員單人役占並
有數千大半納錢絶其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同
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凉止有分守
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叅將此外俱無此等守備
之數乞照遼東等處事例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守
薊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韋祥不動外仍將薊
州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照例

分守東路叅將高英中路叅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行事其餘三鎮各城堡營塞守備內臣俱暫取回則庶乎官不濫而邊不擾矣

上邊議八事疏　王鏊

臣比奉　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畧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疏之所陳事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　陛下採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筭

所謂定廟筭者何也臣切見北虜猖獗屢犯邊陲　陛下為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〻

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太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寇中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為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跳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賞罰

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徼空虛民財耗竭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 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能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有勳畧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唯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或亦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祖有意武備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諭即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

王常遇春寧河武王鄧愈甄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潁國公傅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忠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賁介可將降囚可將廝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

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
者　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
擬斬罪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如有副總兵姚信
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
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近滅
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將之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
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
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踈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
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
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令

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曰榆林其在邊
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
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
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
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
將多威奪於將衆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
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紘
請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
思之雖老尚可用也　陛下如不以爲然即請下廷
議如以爲可乞依　祖宗時用王翺馬昂故事起取
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

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復臣以為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遥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三曰嚴法令　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闘之事先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於後孰肯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

陣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日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族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關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贅　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也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叙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

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雖有戰功而或不得録令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有司之誅求利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趨戰乎况遠近驚疑人心摇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為當此之時　陛下當以内帑之金命官齎至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為給賞録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税役一二年庶得人無内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

黠知　朝廷不忌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爲忘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費臣以爲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　臣以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　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於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則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

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氷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讎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爲已有豈唯無益固有所損也古人云欲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効力其余亦不肯應募臣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其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

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況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頡頏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讎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為愚臣以為非愚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首千金豈亦愚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

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来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虜尤難以力較而可以計破 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刼營取勝近者王越之在紅鹽池亦用此

術而議者以為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招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将之候来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躡校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内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挫虜謂我不能行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然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罰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

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然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自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事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之罪而採擇之 社稷之幸臣有預焉

陳言攘外疏　汪循

伏自成化以來天變日形災患迭作民生困苦財賦匱之餘三十年日甚一日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民困

至極邦本必搖當國者必察其病根所在幹旋其樞

而初拔其根轉禍為福可也顧乃君恬臣嬉將驕卒惰毀法改度任情挾私內外交通上下蒙蔽以至今日天災愈甚民困愈極醜虜陸梁蹂躪宣府正所謂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今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深溝固壘堅壁以守則少兵募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孤軍屯禦還延於外司馬以空文調度猶豫於內聞彼潛遣哨卒十餘深入境上探我虛實此其志不在小也臣恐一旦得其形勝直以獗虜二萬入據通州則大事去矣此正 陛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時而或未之察近者所遣主將中貴猶帶勢要家人子弟號為頭目徼倖邊功希求爵

賞加以軍士羸弱衣食不充器械不備恃此殺賊恐不能也謹陳外攘之策有四一曰重主將二曰選將士三曰審戰陣四曰明賞罰所謂重主將者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輕君重將也誠以三軍之命將實主之國之存亡三軍繫焉其任甚重將令不嚴軍不用命其害莫大故古之賢君命將必自朕抑以信其權如漢文帝之屈亞夫孫武子之斬宮嬪亦惟利益天下國家耳後世將一出外朝廷往往遙制其命鮮不敗者夫將非其人則敗使親信者間之則敗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敗況其臨陣對敵設謀取勝奇出多方變在不測而可以文法拘之乎臣來自遠方

主將賢否不能深知但既恭之以中貴而又繩之以文法中貴 天子信臣依阿不暇朝廷復以文法遙侵其權雖使孫吳復生恐難成效臣願 陛下重主將之選必求智謀之士如孫吳者堂堂天朝宜不少此自古將相未嘗借材於異代鑒唐魚朝恩宋童貫之失追回太監苗逵使閫以外將軍主之假以時月責其成功如其不效然後按法行誅庶幾將得其人而戰必勝攻必取矣所謂選將士者兵無常形隱於民間將無常員拔於行伍今日之務募兵為急然應募者率多游手無賴之民雖一時不得不假其力後必逃亡終無實用聞成化間已曾招至二十餘萬今

無存者是其驗也 臣惟天下知謀驍勇之士未嘗乏人惟選之有道練之有方則智者運謀勇者効力而醜虜不足滅矣如臣鄉里民人有周崇宗者智力有餘能使雙刀慣開弓馬鐵鞭器械俱善運用嘗習私鬬百人莫當又有新安衛舍餘劉贊亦勇敢之士緩急可用徽州山邑臣所知者二人所不知者尚有其諸山西陝西雲貴湖廣等處用武之地如此之人不知何限乞勑文武大小群臣各舉所知訓練諳用戰陣有功不次擢賞則兵自精將自出矣所謂審戰陣者所貴乎良將者在乎 隨機應變因時以制敵也昔田單以火牛而潰燕師岳飛以麻劄刀而勝拐子馬

此皆度勢運謀以攻其堅而奪其技也中國之長多以神鎗火炮今聞醜虜黠猾不結行陣分騎散進撓我長技不能成功彼所長者弓馬耳我馬既弱不閑戰陣聞其腥氣縮足不前以弱禦彊何以取勝今欲奪彼之長當以所選將士更相訓練習為步鬬臨陣之時先以壯士萬餘擁盾直前勿令仰視以長刀斫其馬足而大軍乘躡其後則彼之技窮而敗不旋踵矣所謂嚴賞罰者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顧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君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子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莫不奮激競赴敵

埸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於前欲罷不能耳六韜曰將受命于君出師臨敵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皆在主將令也近年主將非人而復叅以中貴援引勢要家人子弟隨身立功邊軍殺賊掠買首級報功陞賞少不如意輙加捃摭邊軍喪氣風聞京師明知其故無敢言者以此監司遇有勲級必行勘駁將士之勲經稔不决亡軍之卒晏然在家進而殺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縮身全而無罪王石無以自辯亡將不得自專軍法有所不行戰功何由而立爲今之計必在主將得人賞罰之柄悉以委之遇有勲級願辭次者與之以爵願得財者賞

之以銀降勑給賞出納不吝其有故違將令慢期失機一切僨事者並以軍法從事夫然後將士一心而戰無不克矣

備邊事宜疏

倪岳

臣惟論天下之事當審乎理之所必然與勢之所必至當擇乎古人之所已效與今日之所可行固不可肆夸大之言以流於欺誕亦不必矜一己之能而恥於雷同斯事有可成而非徒空言之為貴也往歲虜酋毛里孩偪猥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時被寇鈔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

易於駐劄而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遊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遊西則環慶平京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七百近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產爲之一空村邑荒凉疆埸擾動而沿邊諸將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衂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来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得衣食之原屢起盗心據於彼者得窟

穴之固遂無去志而虜勢之不戢者日甚一日邊患之不寧者歲復一歲於今矣乃者上厪 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簡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勦除庶乎少酬委託也柰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以優游於朝宁輦帛輿金以充牣於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則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弗聞掇拾彼之器械仍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焉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鉤搭而去為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

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其死力哉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平居不習夫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潰 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 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而去 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知其

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焉力疲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技亢擣虛兵家之算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歛未能逆卜

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婣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故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費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　朝廷有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

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我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散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若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胷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況欲復地於河北

以爲之守必須稍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失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醜虜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徼幸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

守彼或往来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興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没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顔之徒乘勝而西逐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顔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為之頓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是果何知誠為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　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

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　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兵戎之大計以甕中之小見妄騁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爲無益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則執己意而不思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西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啟釁而示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例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隳於國紀又

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謹擬事宜條例以聞聽其言若迂疎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乂安也　一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為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參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

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遥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彼此相援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臨之人寖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輒禀於
廟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無以效其力智者無以效其謀此皆任將鮮專一之權戡亂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橋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

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於榆林延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犬牙相錯而得以立閫關之勢蓋東扼延綏之喉衿西拊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知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謟諛新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褫四夷之魄而非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而緩其近功求其大而

畧其小過推赤心以委託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厲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鋭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邉隱然倚為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二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蓋以實效所以濟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強卒破羌衆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筭各有攸宜耳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

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寧塞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六七十里城郭窵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又况二邊墩臺相離三二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逮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髙橋轉往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突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愚以爲當於閒暇之時相度民居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爲守少於此者徙以附焉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

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爲陷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取直使近或添置令塞虜寇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入收保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莫能窺我虛實人畜入保既不得剽掠之利城堡犄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

三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蓋以兵也聚則有仰給之費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以來皆籍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贍養亦薄所以維持萬寓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

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去則纍纍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瘖於一清軍糜每至於告之職此故也臣愚以為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

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厲則罷遣而復爲畎畝之閒民是其物力資産旣切於己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令復僉點恐誠怨咨盡若於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在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効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疃熟於探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

閩比歲用兵荐罹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茶殺人刼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內而仰給無所費外而供億無所勞甚爲利便益可知矣

四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

而大功集也哉　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勳號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　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於　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穆武一劒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裘之賜煦然春陽是以江南西蜀不足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權要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者功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是以恩威失

宜兵紀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況守邊之要覘邏為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良有以也近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臣愚以為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

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羣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儌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書上有功必以其實拏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閒諜之事申明酧賞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切營於彼或堅壁於此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道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閒諜之道也

五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蓋以耕百頃之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陜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脩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詔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鈔曹操擇兵屯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宜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

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脩渭河至漕丁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

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爲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恥於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皆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什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訪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效職者多田利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穫自如而虜不能

爲吾患夫至於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

濟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漕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者矣夫屯田既衆其實漕運亦復於古土無曠民國有餘財　陛下欲有所為隨所意措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乎

備邊事宜疏　　董越

臣聞中國之與夷狄猶天冠地履其分截然是以古

之王者雖曰以不治治之然於其桀驁不庭化導不
服者未嘗不示之以威若高宗之於鬼方宣王之於
玁狁是已洪惟我 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
命統一華夷 太宗文皇帝潛龍幽燕深知夷虜入
正大統屢出巡邊當時西北諸胡聞風畏却施及 昭
宣邊鄙無警夷狄之衰古未有也比于 先帝始復
北狩然賴 皇天眷德虜酋悔禍不踰年遂固封疆
皇上嗣統以來懷柔備至然犬羊常性雖在馴擾而
嚣觸不忘所以比年北有大同諸路之擾西有河套
之憂邊陲為之絡繹宵旰勞於念慮王師糜於薄伐
泱億費於轉輸較之 祖宗以來事勢又似有不同

者豈夷狄昔衰而今盛耶臣常推原其故矣曩時公
邊諸將多勳閥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制勝皆嘗親
經指授而深為夷狄所知及所敬憚況其在邊日久
威信素孚人樂為用今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韜
畧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
曩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
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鬭山川險易
皆其所知夷狄強弱皆其所料今畨直之兵南人過
半性多輭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鼙鼓震天不免
喪氣一與戰鬭輒為所輕夷狄啟釁此其二也　祖
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

不廢且以一卒之食一升一馬之芻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輦車輓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莫能當之今也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　聖祖之待永成侯薛顯　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大明況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親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託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軍士怨嗟不肯戮力夷狄啟釁此其四也其餘蓄勢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蹶於控制或隱於上

闕皆非　祖宗以来所以制治馭戎之道故臣蔽孫死條其事以聞　其一曰擇名将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要盖将之得人在乎儲養将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邉應名将可數不逾二三偏裨麾下勢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将焉賴之且以近日西事論之都御史王越等奏稱陝西延綏寧夏等處各報虜酋孛羅忽乩加思蘭等糾率醜類潜住河套分投剽掠已經四年在廷僉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徃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未幾以疾賜還今之将臣老壯不能皆一萬一遣者又如輔之有疾

不知復以何人代之臣愚以為乘今無事之時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充塞中外則

國家自尊國威自立矣漢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畏之宋得韓琦范仲淹在真定環慶而西賊為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驗歟　其二曰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北風氣既殊

人之勇却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昔叛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為可以獲利可以立功比至元惡悉禽醜虜就縛大率甘求其嚮導計畫坐困之功昔歲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小欲直擣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為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

以爲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加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陞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以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昔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弱賊常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兵以募此其驗歟　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裹糧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苦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永遠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屢爲邊患宣帝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

兵難遥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爲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爲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里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間先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存但不知其地或民或兵且以一夫百畝論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又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況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虜雖猖獗然春深氷泮亦難飛渡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派此立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鼂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入唐竇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

粟十餘萬斛豈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聞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又曰有罪不罰雖曰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近者二邊用兵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以往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者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賴　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貪冒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為自今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

喪師辱國者則寘於法不爲已甚者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梗於控制不隱於　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耳將帥得人則兵不必多餉不必久自無老費之憂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而無僭濫之失其於控制之法又何至於偷安執泥而煩　聖慮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切見陝西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尤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踈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攻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縣其間兵連禍結内變或因之而作或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後因寧夏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於延綏又因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少踈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内郡戕敗我士

[illegible]害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爲不足[illegible]
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太監總兵官都[illegible]
史節經議奏欲將舊邊墻幇築高厚邊塹挑濬深闊
又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議要於花馬池常州
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奏行總制尚書秦紘
勘處本官泥於所見止增修四五小堡至弘治十七
八年冬虜復大舉拆墻深入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
馬池官軍殘害上厪　宵旰之憂特　命地方之臣
整飭經理臣雖闒劣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
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
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

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前人經畫具在臣遂歷延綏一帶邊墻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將原勘議過事情會同陝西鎮巡等官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約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繫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為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

圖則近然不足恤且今河套即古朔方之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餘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夫受降城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始撤受降而衛東勝已當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一面之地當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在河南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郡轉輸誠

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如
或近年入而遄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
出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
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將延綏一帶邊防
設法整飭賊来有以待之雖不得爲上計尤愈於無
策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未敢忘戰者
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
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
將恭行天罰雪耻除兇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
安而委患於他人哉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五終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六

邊防三

備邊事宜疏　　李東陽

竊惟比歲迤虜亂加思蘭等嘯聚部黨并合羣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鞏秦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　朝廷命將出師　天威所至雖伏鼠竄然其擄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況惡草難芸而易生竒疾難攻而易動今草枯河凍屋髙馬健賊比無所獲當必復度河曲縱今不然明年必來所宜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釁議者恒以夷狄劫殺固其本情邊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為喜事

圖永久者為迂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盖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　國家承平富庶已越百年居中夏之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謀兵革之難無怪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城所築近在洮延宋之盛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貲盖匈奴盛衰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半逮至于元遂僭一統為天所厭極盛而衰自我　太宗親御六師虜益北遁踰時累月振旅而還迄今虜衆雜亂交讎共蒞其數不滿數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匈奴以来未有衰於今日者也夫以全盛之力驅衰極之虜雖草薙禽獮

亦不爲難惟　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夷有所不屑以華民狥醜類有所不忍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為國大患至于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安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也積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固也作止圍援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

也如是以戰則必克以守則不危不能待人而顧爲人所待其不顛倒錯亂者寡矣今 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饑廐寺繁列而馬無留良武庫充牣而用輙失措城堡旗布墩堠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常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專在乎此也古之論將者

曰委任曰賞罰故也軍細柳御轡不馳授鉞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遁陣誅及裨官及其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令綰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觖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 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叅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威刑之斷畢一將則衆議必同任一人則羣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革其心官奉其職繇是而糧芻可充器馬可利城塹可固隸習可閑斥諜可明號

今可信雖廣而八荒遠而萬年可以高枕而無虞矣
區區小虜惡足為西北患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
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敢撮其大端為　陛下
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其一二于後惟在　陛
下斷而行之耳　一今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
阻塞易為守禦惟陝西自撤東勝以来河曲内地棄
為虜窠深山大沙險反在彼或乘凍度河或經歲不
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
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
分而力寡載糧而運則道遠而難給遂使寧夏外險
反備南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

險故也然虜始入寇近邊比歲得我逋降覘我無備頗敢深入往時屢有建議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為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虜衆在內未易深圖或以中界沙地餽運難繼或以剏立城堡民力不堪蓋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踰年歲誰肯任此事者臣謹按張仁願城受降乘黙啜之虛范仲淹城大順藉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今宜專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訓勵士卒使賊勢挫衂乘間而入何患無時節財省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費去內邊之給併力外供俟成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　一屯田

之制古今所重今沿邊諸衛所良田美地多歸長官壯𫆀餘丁半為服役不能不仰給于餽輓山西河南諸道並進自綏德至榆林屯兵之地幾二百里及諸堡分給又倍蓰之山谷阨隘車轂不通驢騾所負芻米所至狼藉石米之費或踰一兩束芻之費或至三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能致者則輕齎銀貨而重其入價大抵士所食者皆陝西之米馬所食者皆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髙為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𡿨其為弊不可勝言豈經久之利哉臣按趙充國之於湟中諸葛亮之於渭南皆以擾攘之際責有成效今宜嚴責課督均餘壯之役廣

加開墾謹防抄掠其目前所給取之三藩其所屯獲寖以積牧五歲之內可省其一十歲之內可省其二雖推之天下可也　一馬者士之所資況與虜戰尤爲急務今太僕所俵苑馬所牧名存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爲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爲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敉茶給番甚有賊殺其人者番既憾於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番地多良馬而西邊闕於用甚爲非便臣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漸少唐兵益壯今宜勅

禁巡茶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徵利不足恤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　一臣按宋西邊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十五六萬今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强健者不及其半營堡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况擢者已官絕者不繼謫者多竄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之制猶有古之遺法當時召募甚得其用邇者驅之版築編之衛所即成真軍甚乃坐名僉補使其世世故召募

蹤動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旣判則籍農爲兵猶非得巳況驅迫維縶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恤蠲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歸之守今有闕増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一兵家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鎭所轄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鎭相爲首尾如一鎭所轄少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多者或至百里兩鎭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非請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主將非受命于　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幸其不值閉城坐視或當其分界則且爲諉託以避罪辜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爲玩事甚爲不細臣按

趙充國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鴈門代郡東則漁陽上谷皆其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願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城相距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援不絕今陝西之地以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今宜總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令百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救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隣則兵勢不離而邊患可弭矣

一胡虜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利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其帥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為私畜其在官

之利甚微而在下之餘望甚衆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况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冨兵彊利固在我臣按晁錯有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今有所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卒士之氣不勸而自倍矣　一比年命將出師多討領官軍掾史動數百人往往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畏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與怨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獨其復出其爲弊也何可勝言况制勝則所費不訾失利則損威不細邉兵生長疆

塞能寒苦習戰鬪誠爲可用但以筋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産則窮於朘削得首級則苦於需奪須鋒鏑則斃於申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按陳貫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蓋省行齎以潛邊賜節餽運以益邊備操作養以專邊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虚成在内則邦本不搖在外則　國威不失也　一功以首計自古爲然比年以来南則荊襄廣東廣西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賄取或以勢脅甚者邀殺被虜之人如此則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還從我軍顧不脫死孫窮困厄實可哀憐國家之例雖以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暴露而主

事者尚蒙遷叙造罪者不過贖功則無復有所憚矣

臣按魏尚差上不免繫囚石建虛張竟為罷黜此古之所已行者宜 嚴勅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蹈前惡者以軍法狥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御史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來則民怨獲伸士氣始振矣 一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得其要處之盡其宜故也吐魯番近我甘肅境外今篡奪哈密恃其桀驁又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之度外以為良策恐小人者投抵釁隙邀功利損威命以啓覬覦之心維今以往不宜輕遣信使來則容之去則遣之慎固封守以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操之得其

要也哈密之使還在京師者既無所歸則羈于甘肅蓋至數十百人既費廩給又煩防範不可不慮今宜擇近邊隙地置為官司給牛授種使之居作彼感我恩惠憤其仇讐或有外患可使盡力不然則分置天下諸郡復其力役使為編民其願歸本地者縱而勿禁此所謂處之盡其宜也

議防虜事宜疏　許讃

一曰廣招被虜人口以殺虜勢臣聞前者虜賊入寇也鵰張烏合動稱十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諳地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為我勁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與雖下

而未見響應者豈真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擄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於虎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為倖功懷利之具既幸脫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行李任意索取艱辛萬狀方得達於官司而研審推問動彌旬月上者僅抱窮愁為溝渠之瘠下者已含冤抑喪亡矣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有懷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為醜虜刻死以終身矣為今之計莫若渙發　綸音不拘常格廣
恩信寬文法嚴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

者即引報該管地方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
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存卹不願歸者編之行伍
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舊日
之慝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有無脅勒以憑
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為衆所信服能階其黨歸順者
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
户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甚
於殊俗中國之利浮於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
恩威所感歸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其携貳之心
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
墳墓生為他世之人沒甘為胡地鬼者斷無是理也

二曰團結地方民兵以倡勇敢臣聞前歲虜衆之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强者厚集爲陣老弱者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羣三五爲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爲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况已著有明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術猶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於吾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向者積威之所刼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

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
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
官給賞其實掩捕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
為利己之計反以滋剝膚之災其誰敢為之哉臣愚
以為莫若使各處鄉民之有膽畧謀勇者自相團結
勿拘衆寡如十人則推一人為小甲五十人則推一
人為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為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
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
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 准事例
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
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為變賣縱有隱瞞亦不許追求

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償其所孰不乘機構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為重則視身為輕耳如是則人自為戰家自為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　三曰脩築畎畝墻垣以遏虜騎臣聞先日虜寇之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瀰滿數十州縣者蓋由太原之域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得以肆意長驅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墻垣迂曲而多者人畜可以藏避即少

殺掠臣嘗考古人畎畝溝洫之制大要固在於分田授産而捍禦外侮亦其疆理之微意也故晉令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惟吾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於馬中國之民便於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罔其防乘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可斷可守盡行脩治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逞馳逐者因勢審形盡築墻垣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脩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横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為基址而四隣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如此則無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

奪之姦有事之日窒礙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害
者易聞風以收歛而拒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寇
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如風雨之不可測哉　四曰
稽查功過以勵職業臣伏見二年之間虜勢猖獗殘
害晉省　皇上痛念民艱赫然斯怒凡選將勵兵督
儲發馬所以殄滅茲虜之策既悉舉行其於三晉之
民諄諄然令其脩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歛
人畜一應民間避害全生可行之事無不備行防禦
矣以上民間事宜部院必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布按
二司守巡等官夫布按二司官即古干城連帥藩屏
王室之官也巡撫一人管理一省守巡二人分管不

過一府兵將攻戰之事固自別有機宜若夫脩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團結民壯寨臨脩險一應民間遠害全生之事以方面重臣獨不可為乎且嘉靖二十一年屯堡未立固難論矣虜退之後即令民間修堡守巡官員躬親巡行盡心督理脩築高堅者自可保民不行親歷督理苟且者見今被虜攻陷夫布按守巡上而巡撫之所委用下而府州縣之所奉行令連年巡撫二人州縣官不下二三十員俱已嚴加革黜改調而言官尚以一二不堪官員歸咎吏部巡撫之下州縣之上布按守巡宣上達下責任重大夫豈漫無相干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山

各該撫按州縣守巡官地方被虜攻破屯堡若干座
殺擄人口頭畜若干數通行嚴加查出開坐明白奏
聞區處以後如圍結脩築二事若果可行仍行撫按
責成布按守巡督理如有失事照前一體究論庶藩
屏守巡官員職業脩舉可以遏虜勢而安生民矣

重邊防以蘇民命疏　　汪鋐

廣西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刑科給事中王希文
奏原籍廣東東莞縣人生長海濱習陋學雖於
國家大體素所未諳然閭閻隱情頗嘗備歷荷蒙
聖明恩育選置諫垣臣豈不知要領之當言而細碎
之可畧亦以泛言不若聞見之為真舉遠不如指近

之為切況天下之務莫急於邊防而邊防之害莫甚於海徼天下之民莫困於力役而力役之竭莫甚於東南臣謹以耳目所見聞者披瀝言之且如番舶一節東南地控夷邦而暹羅古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國貢獻道經於東莞我　祖宗一統無外萬邦來庭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非利其有也故來有定期舟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為伴送附搭貨物官給鈔買其載在　祖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多帶行商陰行詭詐故阻之自洪武八年阻至洪武十二年方且得止諄諄然垂戒也正德年間佛郎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

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横行犬羊之勢莫當狼虎之心叵測賴有右都御史汪鋐前任海道副使併力驅逐肆我　皇上臨御威振絕域邊境輯寧凡俘獲夷酋悉正極典民間稽顙稱慶以為番舶之害可永絕而疆圉之防可永固也何不踰十年而折俸有鈌貨之嘆矣撫按上開復之章矣雖一時廷臣集議不為無見然切以　祖宗數年艱沮之虜幸爾掃除守臣百戰克成之功一　朝盡棄不無可惜若使果皆傾誠奉貢則誰不開心懷柔以布　朝廷威德設有如佛郎機者冒進為患則將何以處之乎其間守巡按視夫頻煩官軍搜索居民騷擾耕樵俱廢束手無為魚鹽

不通生理日困皆不足論以堂堂　天朝而納此輕
瀆之貢治之不武不治損威誠無一可者臣竊仰
陛下控馭西北諸夷恩威並用誠若知其賊邑之狀
必不輕從此議也幸今番船雖未報至然守備已先
戒嚴刷虜民船海島生變邊釁重大誠為可憂如蒙
皇上重威守信杜漸防微乞　勅都察院轉行巡按
御史除約束備倭不致侵擾外仍乞申明　祖宗舊
制凡進貢必有金葉表文來者不過一舟舟不過百
人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頑民不許私相接
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
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船一絕則備倭可以不設而民

以聊生鹽貨可通而瓊儋之利皆集矣又如珠池一
節雷廉二府雖隸廣東然地極一隅接壤交趾因其
蠙蚌間産名為珠池我　祖宗四海為家雖設監守
然不過防民爭奪而已非以為寶也故採無常期取
無定數蓋以非日用之物而難責於惟正之供如載
在會典不與物料為例不與歲辦同征班班然可考
也正德年間逆豎用事毒流海濵監守漁獵牙爪助
威誣商船為盜珠賜鄉民為匿寶傳奉採取擾害百
端蠶食不堪致成激變屢經撫按重臣奏請我　皇
上御極沙汰冗員珠池以監亦在裁革民間驩躍欣
幸以為中貴之害可永無而採取之禍可恒免也何

不數年而革者復矣採珠數斛不盈其數而又再採
矣一時守臣不體　欽奉固為有罪然驅無辜之民
而蹈不測之險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許以斗斛之盈
若人力可為則誰不奔走奉承以供　君上之用設
或天產有限雖舉網竭澤亦何以足取盈之數乎其
間雇覓夫船叢累里甲横行海島刼奪客商服役喻
年荒棄生業風濤頃刻呼吸存亡皆不足論但以
明明盛時而貴此無用之貨且寒不可襦饑不可粟
似非有急者臣竊仰　陛下於一切珍玩屏斥不好
若誠知其採取之艱難必不再為此舉也今雖經行
暫止然　成命尚未收回領過官銀刻期追取船夫

畏罪濤海逃生地方之患誠為可痛如蒙　皇上軫
貸重民計大畧小乞　勅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除
採取已罷工食停追外仍乞申明初年　詔令珠池
監守歸併總鎮責以守巡多方防範嚴禁民間不許
借用珠篩不許私相貿易盜採獲有贓仗者從重問
擬則珠池不守而民自不敢犯矣監守既革則侵漁
可免窮髮之民得以樂業而邊備無空虛之虞矣凡
此二事臣素所縈念痛心為　朝廷惜大體為民生
惜微命有不容於不言者緣係重邊防以蘇民命事
理未敢擅便等因奏奉將原獲佛郎機銃四管併造
手車四輛責差巡檢何儒帶領楊三等呈送梧州軍

門轉進於　朝廷已蒙依擬就差何儒等齎進外乞
勑該部候齎至之日驗之如果可用則多為鑄造依
臣所言用之禦虜用之守城無往不濟臣又切照南
畿根本重地防守不可不嚴操江雖有船隻或未盡
善合無照依蜈蚣船式樣創造數十艘易今之船使
得用銃一如其法訓練軍士久而慣熟則防守益固
乞
勑該部再行查議如果臣言可采特賜舉行則
緊急之際未必無萬一之助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備邊六事疏　李傑

竊惟四夷之患自古有之惟在中國所以馭之有道
爾然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為

生以畜牧為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遷徙鳥舉
難得而制其為邊患雖三代盛時所不能免觀夫西
高宗有鬼方之伐周宣王有玁狁之征蓋可見矣洪
惟我　朝混一區夏疆土之廣超漢軼唐東起遼海
北跨大河西盡甘靈山川形勢悉歸職方亭堠障隧
鱗次櫛比城池堡砦碁布星羅其於備邊之策可謂
詳且悉矣比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
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成效千里騷然
上勞　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
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罕
繼且其來如飆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

獲而歸況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弭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守要害夫地之有要害猶人有軀而其獲風寒不過數處也故得其地而守之足以扼虜之咽喉而牧騎不敢深入試以北邊觀之宣府大同皆當虜衝雖或一至而不敢深入者畏吾有以襲其後也然則守得其要受患輕矣揆今患之所急惟在西陲豈非所守尚未得其要歟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為固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自延綏

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刮按漢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平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玆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下皆不守此乎何以不陷虜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故晁錯論備邊之策必先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宜種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漸完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以實之寓

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甦邊民之困阨矣　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陳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能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則悲痛傷心望氊裘則悵悼喪膽者功相萬也　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

國于敵也故勳貴可將則將之不可以威而娫之
可將則將之不可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
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
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
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衄哉
五曰明賞罰賞勸有功罰威不廸馭將之道誠無越
此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
弗及戰鬭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捐生者如此而賞
弗及是宜申勑憲臣覈實賞罰其虜入之時其所守
將某出兵與戰捕斬首虜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
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地守將某閉壁不救被虜生

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則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　六曰脩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爲憂喜而惟以武備之脩廢爲安危今天下全盛北無耶律之强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董董自守以言乎將有鳴劒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乎或虜騎稍多輙張皇賊勢飛書告急　朝廷必爲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可言者名雖溢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之方或未閑弓矢鞍馬之習簡閲惟視其年貌勇[illegible]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乎以

歃䖝無虞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邊　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面仍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事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遞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脩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十五六萬人為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統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克斥邊兵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必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脩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稔惡不悛則

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創立五堡以嚴邊防疏大同事宜　史道

會同先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左都督梁震等為照大同鎮城迤北一帶東抵陽和西盡高山一百四十餘里俱係平川曠野黃沙白草直與虜境通連故我太祖高皇帝汛埽腥膻之後即以此為胡馬奔衝之會特建此雄鎮猶砥柱之在中流將使虜酋不敢背城南下輕犯倒馬紫荆等關然以一城孤懸天外漫無重山疊嶂之險容或我備少失其固虜騎長驅直至城下是以從來本鎮地方遭殘虜患特甚諸堡亭

年四月以至十月塞草暢發之餘秋髙馬壯之日縱
横侵擾四流奔刼日無定時東出則西入此出則彼
来必須動調兵將常川防守其追逐按伏糜費額外
錢糧以歲計之不下數十餘萬然而邊民罹殺擄之
災戰士遭鋒鏑之慘卒有不可免者先年原議創置
五堡之人蓋亦的見各該險要處所果能立堡設兵
真爲我　國家億萬年永逸之計因而奮迅以爲無
所顧忌英見遠慮謀國未爲不忠但其舉動之間周
識通變重拂羣心事方草創之初輙搆非常之禍自
是之後聞有人言及五堡之事者揺手閉目未敢出
聲以應殆色變於虎之談矣先巡撫都御史樊繼祖

塹展邑山聚落二城而大同鎮城巳若兩腋生羽之漸亦將有進圖五堡之機也但以初承兵變之後在於事會之違不可遽遂本年二月間時方大虜壓境該總督尚書毛伯温奉　命總督三鎮軍務前來首倡是舉合衆爲謀籌度兩月乃於召募聽其自来夫役豐其糧犒以至木料磚石等項一一皆預爲計筭分處停當召募一加遠近嚮應三日之間執姓名以願從斯役不下數千餘人又爲揹授總兵官梁震前去先年原擬設堡地方周詳體勘務得地勢高聳水草便利可因者因之可改者改之明白開議以憑施行震等依　蒙遍歷夷險高下遂一一審勘某處可以創立

新築舊堡可以全棄不用其舊堡可以相應增制
各議擬前定臣與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梁震及管
糧郎中詹文光分巡僉事郭時叙等親詣前項境外
各該處所公同重復審擇可否一併參酌停當總督
尚書毛伯温隨會行邊使尚書翟鑾巡按御史皮東
山議得鎮城迤東六十里洞子溝之南原設鎮胡廢
堡四匝溝岔道路崎嶇如遇虜衆攻圍轉輸救援一
時不可卒至該堡稍西地名南車房土脈肥厚地勢
高阜就創立一堡與關頭址車房等處相距虜賊不
敢似前乣犯腹裏採掠安子等山及聚落等處地方
矣及鎮城東北四十里水盡頭原有舊堡地僻險非

險衝土乾不便汲水仍移向稍東平岡之地則四望豁敞戰守得獲矣又紅寺舊堡在鎮城正北當諸邊適中之處原額舊堡規度狹小氣槩不雄況經歲年之久風雨披塌遂成丘土合當開展擴充易舊成新中間多增軍馬於此管攝諸路兵將若遇賊警忽至互相傳報從而併力捍禦真有一呼千應之據也又紅寺稍西有張布袋紅土等溝俱係常年暗通賊虜便路不有所處則紅寺雖存不免孤立無助西二十五里有護堡村正當前溝通會之地於此立堡則東援紅寺北控諸溝一應零星之賊無從而入矣又迤西五十里沙河舊堡設在沙河北岸然而坐陷淤泥地

北岸乃於河南好女村立堡則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處聲勢聯絡賊騎不敢肆然南渡矣前項應設五堡展築者一創脩者四紅寺改名弘賜堡南車房改名鎮邊堡水盡頭改名鎮川堡護村改名鎮虜堡沙河堡改名鎮河堡弘賜添設參將處所週圍丈尺宜用三里五分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五尺內應置馬軍五百步軍六百共該軍一千一百名其餘四堡俱二里三分亦高厚各二丈五尺宜各置馬軍三百步軍三百共軍六百名弘賜堡應立把總四員鎮邊等四堡各把總一員每軍一隊應有管貼隊官旗舍二員名共該把總官八員管貼隊官旗舍一百四十員

名又議得五堡雖立若於堡外不有隄防則賊之往
来馳驟何以距阻不設眼目則賊之動靜何以預知
堡中之人不惟出入未便而守戰機宜亦何所憑應
於西北一帶深挑壕塹一道沿壕築立墩臺各該旗
軍哨守則壕塹之深險有以分內外之勢而賊馬不
可遽入墩臺之密布有以設耳目之多而警報易以
飛傳五堡之外又生一藩籬矣又議得五堡設立處
所俱係往昔賊虜常川住牧之境今即於此地坐驅
四五萬餘衆勞數月中間事變誠難臆料其所關係
有非輕細仍會當晝夜不收通事家丁人役數百餘人
分投晝夜伏住二邊緊要墩臺及山岡高阜去處兼

督守瞭人役加謹瞭望挑空深濶營盤以爲官軍夫
役棲守之所虜賊不時入犯各該將領督令防護官
軍控弦以待虜賊一見驚愕知備每每悵怏山奔不
得以遂貪噬而各該守備分投管領理料得以從容
就事日有成功其防護兵馬行糧草料供於管糧郎
中詹文光處計日給發而調集到各處軍民夫役口
糧供於通判張烈收貯總督軍門原發銀內關支仍
於本年四月十八日爲始齊力興工除總督尚書毛
伯溫特委宣府坐營指揮劉環犒賞外臣復行令僉
書都指揮張勳山西河南領班都指揮李承祖滕瓚
不時齎領米麪肉酒分投前去各該工所唱名給散

以示存恤慰勞之意至五月初五日鎮邊堡城完初八日鎮河堡城完十四日鎮川堡城完二十八日鎮虜堡城完六月十九日弘賜堡城完臣等又會行副總兵戴廉遊擊王陞戴昇并續委參將紀振守備指揮閻桂各將所部兵馬分投摘撥一半架梁一半協同各路軍民夫役長挑壕塹一道遇土則窄逢石則鑿東自陽和西抵高山俱捿陡山一百六十餘里深一丈三尺疊土為牆一丈四尺上下二丈七尺寬一丈五尺沿壕外面每二里餘築打墩臺一座共六十餘座每墩起蓋房屋二間合為一間其各墩應有鍋瓮器皿旗幟號帶弓箭盔甲鎗刀火器俱各置辦完

全遂一布設隨於每墩會同各選撥官軍六員名合
其常川輪流哨守一邊有警一面酌量賊數多寡張
掛青黄白色號帶傳示諸路瞭望之人依照傳報預
爲戒嚴收歛一面擒撥一人下墩踰壕星分馳報各
該分定城堡以憑會報合兵又弘賜堡稍東南十餘
里五堡分中處所一山特起舊名平山絶頂之上曠
然平地膏腴之田連山幾於千頃升巔撫首四望五
堡俱在目中萬一各堡有事於此覘瞭賊數多寡去
来方向極爲真的即可據之進兵援勦況乎緩急之
際標號照傳合散呼斥遠近可以畢見臣等會報總
督尚書即於其上創一小堡名爲會遠中設公館一

所以爲會發兵馬之處更立一墩臺安置官軍二十員名專一掌管號令常川哨守五堡及鎮城之中朝夕瞭望依藉乎此則賊虜入出多寡有無之蹤不可逃矣各堡公館及叅守衙門并官員大小營房至八月十五日以後俱已報完臣等又會同郎中詹文光督令商人分投召買弘賜堡糧六千七百石料三千三百石草十萬束鎮邊鎮虜鎮川鎮河四堡各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以上五堡共糧二萬一千五百石料一萬一千五百石草三十萬束行令陸續運送責委都事王濟衆等收受堆集縱或事出倉卒亦足爲備臣等先於四月內會行坐營都指揮

白欽推官王文道指揮黃鐘斷事邊僎盡將挑入濠
塹之內附近五堡土田盡數丈量除將餘地查照近
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外先行分撥該路条將五十
頃守備每員十頃把總每員五頃管隊官每員二頃
每軍一名一頃共該三千九百四十五頃臣隨復各
照員名地畝分給牛具種子行令条將及守備等官
督勸趂時耕種然而漫草荒沙一望無際之鄉盡皆
嘉穀秀實之境會逢比歲雨暘時若遂成大熟今即
登場入堡各該新募軍士俱各携持妻子安插在內
從容坐食亦若安土樂業率以生生無窮是期矢死
邊陲為終矣再照五堡設於大同迤北一帶空濶之

處房翰一方足爲全鎮巨防尤宜添設通判一員住劄弘賜堡內專一管理各堡錢糧詞訟幷查革一應奸弊設有倉場則當有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僉派斗庫人役鑄給印信其召募新軍合將弘賜鎮邊二堡附大同後衛鎮川鎮虜鎮河三堡附大同前衛各食糧五堡主兵官軍三千六百一十七員名馬一千八百匹　臣會同管糧郎中詹文光議照以一年計筭本折色月糧冬衣布花四季哨備行糧幷馬匹料草共該用銀六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兩二錢二分客兵官軍以三千員名馬三千三百匹往還按伏截殺約筭二箇月行糧料草共該用銀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二[illegible]

兩二項通共用銀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兩二錢二分此係的不可少之數又弘賜堡應設神機庫一所合用一應神鎗佛郎機銃炮各該新軍俱有隨伍居住餘丁一遇賊衆侵擾亦可併力戰守合用盔甲弓箭鎗刀等項除臣自行設處贓罰紙價等項無礙銀兩動支四千四百五兩三錢九分已經督令成造給軍外恐未足用必須仍得一千五百餘副方克有濟

伏望 聖明俯念安邊重計早將前項有功人員

勅下該部詳議移行巡按御史覈勘明實分別等第

上 請推 恩以酬厥勞其設通判及倉場大使等官印記銅牌等項各該事宜以致合用歲額錢糧神

鎗佛郎機銃炮盔甲什物并借欠過一應該補銀兩
及原擬未給馬匹再乞 勑下各該衙門查照酌議
一併速為給散前來以終善大計邊鎮不勝幸甚臣
等不勝幸甚

陳膚見以贊脩攘疏 王崋

竊惟夷狄之為中國患由來久矣而猖獗之勢比年
滋甚夫 聖主當陽正四夷來王之會而冥頑醜虜
顧敢於悖驁若此意者 上帝赫怒故驕其心褫其
魄假手於我 聖武之君一肆芟蕩以貽 聖子神
孫萬億年之安乎不然何蹂躪我疆土虔劉我人民
而猶狡焉不已其侵軼之心耶邇來陳選將練兵繕

備蓄糧之議者章滿　闕廷　皇上亦多俯賜採納付之有司矣但今日　廟堂之殷憂在於斯臣民之共憤在於斯西北之遺黎洶洶焉不能朝夕在於斯畢收羣策以成一勞永逸之功正　皇上宵旰至意也臣子苟有所見皆當殫瀝悃誠以備采擇况臣等以言爲職又安敢猥陋自嫌僭冒是懼徒習循默無所陳納以效此款款之愚乎蓋天下之事貴于謀定而濟之以實古豪傑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甚難常有餘力者由此道也謀之不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公事去矣宜急而緩則渙散頹弛無以備不虞古語有之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况涉河之舟

行太行乏車乎宜緩而急則張遑迫遽而反乖于事理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攘禦之計恐不能不動　聖慮耳以為緩耶則募兵買糧內外切責固宜矣外此有糴通德倉糧之議者有歛京師畜産之議者嘖有煩言何張皇至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為急耶則　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兵之所以治責其備糧矣而司計者未見糧之所以備不理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力雖勤而功愈塞萬一有警則秋期迫甚不逞之虜顧可以空言退耶此謂坐緩之實臣等謹以邊務之大勢先為　陛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先治兵莫先于飽其氣今萎而積

弱氣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虜事詢諸緣邊之人率搖手蹙額謂莫之敢攖臣等雖甚駭駑竊咲其說之畢也夫括虜部而周數之大約僅二十餘萬而以驍悍自怙者惟吉囊與俺荅阿不孩二部共七萬人竊據河套爲我門庭之寇耳其餘如亦克罕之荒昏伯思罕台吉之庸瑣固皆鼠子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關者四十餘萬矣衆寡之分固已不論若整我節制之師驅彼嗜利易馭澷無紀律之虜一獸負矢百羣皆奔矣况仗 聖天子之明威以臨之哉將謂虜之獷桀猶豺虎之不可禦虜信豺虎也然執豺虎而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獨非人乎哉蓋智勇並用

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秋平定巖石之寇是又入穽之獸耳以孤懸之虜深入千里之地內不知經幾嚴邑越幾險阻使關外有人縱不能迎敵奮擊以揚我軍威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鋒時出掩擊以牽其四掠候其去而集厚陣以尾之遣驍騎而左之右之夜則多鼓鉦聲以震之或銜枚以襲之晝則多張旗幟以疑之或據險以激之或閉其泉源收地以困之乘其困極而殲之虜固遺我之獲也乃一籌不展使得以呼嘯跳梁而去此志士之扼腕而憤懣焉者也雖然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臣等恐牢之救而羊愈觝逸耳夫秦晉之民古所稱尚氣槩勇力敢決者

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弊焉勢之分也法制之來之也心之携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之鐵以為椎可以擊堅而無缺引而丈之則弱堅可以伸之捲之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邊分戍之而聚焉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分其兵于其處按伏其兵于其虜應援其兵於其處防禦畸零隔越正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矣況虜騎之来無慮數萬而諸將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吳頗牧復生無可為者故不為往昔楊琳孔壩溝之敗衄則為近日丁瑋石湖嶺之覆没勢則然耳是蓋以竊發之禦大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過也竊發之禦兵不得而不分

其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而不聚其勢重也臣等謹按東自柴溝迤邐至靈州以西無處非套賊竊窺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東犯應朔順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則花馬池其衝也大同固爲重鎮矣臣等請增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爲之翼其次則偏頭寧武鴈門之兵所當蒐補焉花馬池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參遊等官移鎮彼地更增戍于安定柳楊二堡以爲之翼其次則定邊興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于大同以遏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宣府左援延綏右援

之寇西犯則聚重兵于花馬池以遏其衝安定[illegible]之兵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之如不可支則又延綏為左援而寧夏為右援若窺延綏則大同花馬池之援亦如之如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民兵又協應之不以非我信地而東兵以坐觀不以虜已出境而逗蹺以自適如是則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犇於京則西兵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擣其巢穴賊犇於西則東人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種孽產畜如是而犄角之勢成矣聯絡可也設或羽檄紛馳而延調于戎裝之未辨客兵方集而虜已掉尾而去則若之何是在重

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信義之素孚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角可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發而後機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則若之何是在衛擾偵探者之賞給而使之必明必信則所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勝筭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翕張運掉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于不腆之虜蓋寸寸而守之不若振其吭之爲要惴惴焉以防其擊固不若批亢擣虛之爲得勢也此今日經畧之要[illegible]也若以爲固原之鎮未可以議遷而花馬池之懸[illegible]未可以易守臣等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延德而虜橫今遷榆林虜勢遏者正得扼吭之[illegible]

也雖然如法制之束何哉兵也者將之利器也將之
者國家之利器也令之馭兵以折軍之法嚴諸將領
夫兩軍相擣鋒鏑交加不死則傷令禁將領之折軍
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令之馭將若謂寧拙守無巧戰
一有驍果之將出邊墻數步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
釁議之而何恥言擣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
夫戰之與守交相為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
勢也是故有勇兵無勇將無勇制率皆遲迴顧望以
偷生免罪為得計養成偷惰欺慢之風以銷縮其肅
勅敢勇之氣是猶持太阿惜其鋒禁不擊賊也此猶
可言也至於摩抑頓挫持將士以一切剪剪之法使

不得搖其手何哉蓋豪傑之士率有俠氣不可繩檢故古人見怒蛙則式之見螳斧欲擊則避之此意可想也今呼甲胄之士如奴隸而又舞文弄墨以窘其防欲勇敢之不變為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士固將昭洗物討綱維以作法于下者猶或自越於禮法之外而乃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士不惟無以作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請除寡謀僨軍邀功浪戰者罔赦若有雖折軍而奮勇克捷雖出邊互具有成筭者悉從寬假以開放其鷙擊虎搏之心除貪殘刻軍逗遛失機者罔赦餘悉簡節疏目治之無責其成律無持以苛細以長養其投石超距曳柔

掉鞅之氣則沿邊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如人心之攜貳何將之與兵相倚為命者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可以言戰守是何也恩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制其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者延綏一鎮而已其餘不索糧而旅譟則悍役而狂駛甚至執主帥加不逞焉紀綱之不振義方之不屬至此極矣為之帥者平居諄諄翕翕以取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望驅之鋒鏑之間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子而彼不以為恩反疑阻焉臣等以為是不難存乎其人耳宋宗澤之撫揚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賊

也皆稱干戈與我為仇讐者一入營勞來而即戴之為慈父卒效之死力況邊士世受 國恩寒餒事育之資皆仰鼻息于我而上下之義分森然猶在孰謂終頑竟不可懷來耶得若人焉明之以信義孚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不懾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畏耳將歌舞涕淚喜其來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得而威之臣等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以招携何則誠偽之分也且養戰士如畜獵犬然終日發縱指示以馳搏狐兎則精神鼓舞各盡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搏噬人矣五代痼軍驕甚動

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劔治之遂帖然定者此明徵也
者延綏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有艱于衣食抑揚勸
率之道似或闕焉至于治兵備糧孰不以為至急矣
但臣等所謂不理其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之議
治兵者清戎募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解雖動
而逋亡繼踵徒況吏胥之橐為生民一重擾耳況風
土不諳習胃不勝而無濟于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
大同之變蓋常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伍之
軍不敷支給而新募之兵將何犒餼耶此皆不審事
實為空談者也今之議蓄糧者不曰京倉挖運則曰
例外發銀言挖運則飛輓之費不貲而京倉之儲有

限言發銀則粟價翔踊鎰為銖用雖竭帑銀以輸邊譬之以填海也况軍士所急需者芻粟耳芻粟告罄積金如山曷用哉夫然後知漢晁錯實邊實粟為有見之言固可務一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今邊境蕭條沃壤盡棄人散財匱久矣何司計者不立根柢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屯政之壞由於法之廢臣等則謂必盡寬其法而後屯政可舉耳何也利歸於下則不戒而人情樂於趨法持於上則愈嚴而事體漸以弛故寬大之政逮人尚焉而况於荒蕪寒瘠之地尤宜施也臣等覩往年邊師募戶墾藝俱廣不惟封其私圖而且便於公糴不惟大車小

負嵎庾廩之充而架梁防護尤足為捍圍之固瑣是者不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地之跡紛紛焉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之變以此鼓衆怨而遂歘然起矣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大急夫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乏糧乏而人益携今邊民之日就凋殘且甘心叛為虜用者其由来豈一日耶言之至此誠可惋憤臣等乞 皇上渙發 明詔沿邊壤地有能佃種者無論軍民無拘籍貫無限頃畝悉與為業永不徵科其壯夫健卒有可耕之力無可耕之資者官仍量給種具三時藝獲仍督令遊騎更番巡邏以防剽刦將官墾藝廣者兼得多畜冗

士以護其世業以壯軍威軍府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每盜毋妄生擾害仍　勑撫巡等官時加優恤勞問如此則兵農錯布耕戰相協二年之内殷殷屯屯可以平糴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優給于有事之日以恤兵爭田畝者皆困倉糧不蓄而自充秉耒耜者皆干城兵不遂而自足何此之不為而顧為不得已燃眉之計空竭內儲剜心腹且無益肢體哉若謂王制無不稅之土而繩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膏土茂田忍捐于輿草之蕪沒而固靳于我軍我民之播佃生息乎忍容將領錙銖為軍士朘削而不欲其且戰且耕以自食其力乎若謂懸餽待炊不啻涸轍之

餉而江西之挽不及于救也則挖運發銀一二年尚偶一為之以拯其急若以此為蓄糧之長策則非矣至于勞來安定猶在州縣親民之官時其急艱而周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勸督之稽其夫家衆寡之數而什伍之候其蓄殷然後為糗之儲畜民兵之調發無施不可而竊發之寇可不煩官兵而捍禦有餘力矣邇乃州縣正官吏缺擇進士之俊茂者銓補有建是議者　皇上既俯採之何銓部之宜行而久不行也或者謂虜騎之咆哮衝突則我馬辟易矣虜之弓矢命中則我兵不可支矣如之何臣等謂避所短而用所長此亦兵家制勝之策也步不能當騎騎不能

當車蓋衝車奮擊則整而銳重車列陣則固而嚴聞近年固原等處造有戰車矣何廢而不用乎臣等讀史見宋順昌之捷郾城之捷皆步兵矣以長刀巨斧呼躍而進虜固馬不及驅矢不及發而潰矣何不倣而行之徒爭於弓矢之程況戈矛殳戟神鎗機砲連弩之利器虜豈能之而遂謂不可支耶縱馬之不可缺則茶馬鹽馬點馬牧馬之制何盡隳弛而顧紛紛于買馬責豈無所歸耶況孳蓄之馬虺隤臃腫于江之南北無濟于戎備而徒為民之巨蠹是誠不可解也調馬於邊或於近邊之苑監而歲解備用之銀於軍府斯兼利於軍民矣臣等見弓矢之造徧天下每

郡計數千金率為姦胥巨猾之欺冒而徒以潎弓士
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于戎備無絲縷之益此又不
可解也以歲造之直悉解軍府聽其選士精造以便
給用茲不可耶若謂馬價弓矢之利悉歸於邊恐稽
覆之難而侵漁之弊滋此又數米命婦炊之度非所
以語經畧之宏規也前數事者在　皇上一號令舉
措之間於得人而任之為難耳方軍情之未協則撫
綏訓定之為難方財用之久匱則濟量贏縮之為難
方兵威之久弛則鼓道振勵之為難可戰而戰可守
而守可進而進可止而止則應機轉化之為難事變
櫕出則鎮定整裕之為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

之以不匱之財者鮮能堪此責以紓君父之憂故必採天下之才極天下之選如宋西北事委之韓琦范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績乎若夫兵難遙度事由中覆機不容髮疏不時報則心腹手足之間脉理之不貫或有之矣臣等請戰守調集之機宜先發後聞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柄一由彼制可乎倣便宜署吏之意文臣守巡以下武臣參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往年楊一清之保舉胡經徐鉞等官疏入即報可乎倣市糴皆輸幕府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宜專決不以銖兩稽勘使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請不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

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
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肅可乎擬議貴精咨訪貴
廣以禮敦辟名臣俊士足為主帥之師友以贊軍機
如古幕府之開可乎遠近士民有義勇絶倫者許招
致麾下優其賞給為軍鋒之冠候立戰功奏 請補
用可乎凡此皆 朝廷馭將之大制固非小臣所敢妄
議然 皇上一振宏綱以洗積習頹弛之弊以建萬
億年永固之圖則推轂之義固不可以不申事柄之
歸不可以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復者臣等
以為議復河套于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指為狂
易人矣但兵也者勢也弛之則垂翅而委地振之則

動于九天之上信得豪傑而委重焉數年之後可以捧河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吾所恃以限胡虜者黃河一帶水耳險為彼據而二千里衍沃之土使得以畋牧孕育于其間異日醜類益繁則鷙橫益甚其蠢動滑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驕虜此固復我故疆也　先朝以固永圖與奸大喜功快心狼望之北者異矣至於郊坰密邇之遺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密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用井陘之後夜半之噪何如哉疾癥已發蓋不待徵往鑒于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釁潛移默奪要在柄事者之善處耳若夫衛所徧天下而繫

兵籍者皆傭販之夫將領承世廕而司軍政者率紈袴之子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巳也乞大　賜振整自兩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備不虞則克詰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臣等猶有說焉急治其標故不得巳而援攻伐之劑然保和榮衞爲元氣之謀良醫但喫緊焉夷狄其標也民其本也急于攘卻之策而忘其輯寧之治饑凶之謂何而催逋之使揚鑣競馳于宇內征督不巳繼之箠楚箠楚不巳繼之械繫有司承望以苛急罝胥黨緣以肆姦民之騷擾不更甚乎周書有之用顧畏於民嵒是獨不宜深長思乎臣等進猶有說焉重正治官乃肆征弗

庭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常在樽俎間也今小大臣
工果能精白一心罄竭忠悃以仰承　聖德否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必明而廉隅之無
闕好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淆切　主憂臣辱之義而
靖恭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以勿傷庶
內治脩而外攘之功不難于舉矣臣等竊叨南垣仰
報無由感切時艱有懷欲盡遂以猥爲蕪濫之辭冒
干　天聽幸　賜鑒納以裨涓埃此實　皇上不遺
芻蕘天包地育之至　恩也瞻仰　宸極臣等無任
懇悃戰越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六終